

泽库话人称代词探析

卓玛措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 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9日

摘要

藏语作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核心语言之一, 其方言分化显著, 其中安多藏语以独特的语音体系、语法形态及语义表达机制, 成为藏语方言研究的重要阵地。泽库话作为安多藏语在青海泽库地区的代表性方言, 根植于当地独特的藏族文化语境与语言接触环境, 其语法系统既保留了安多藏语的核心特质, 又衍生出诸多地域特异性表现, 尤以人称代词系统最具研究价值。本文在系统地介绍泽库话的人称代词系统及其指称特征的基础上, 研究分析泽库话人称代词的形态分类, 包括数、格、性等范畴, 同时探讨人称代词的句法功能及语义特征等。研究发现, 泽库话人称代词不仅通过丰富的屈折变化和附缀手段来标示格与数, 其敬语体系、以及代词在语篇中的隐现规律, 均深刻反映了当地特有的语言现象。

关键词

泽库话, 人称代词, 数范畴, 格范畴, 语用功能

An Analysi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the Zeku Dialect

Macuo Zhuo

China Eth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April 11, 2026; accepted: May 19, 2026; published: May 29, 2026

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languages of the Tibeto-Burman branch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Tibetan exhibits significant dialectal differentiation. Among them, Amdo Tibetan, with its unique phono-logical system, grammatical morphology,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mechanisms, serves as an important area for dialectal research on Tibetan. As a representative dialect of Amdo Tibetan in Zeku, Qinghai, the Zeku dialect is rooted in the distinctive local Tibetan cultural context and language contact environment. Its grammatical system not only retain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Amdo Tibetan but also has developed many region-specific features, among which the personal

pronoun system is of particular research value. Based on a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to the personal pronoun system and its referential features in the Zeku dial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rphological categorie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cluding number, case, and gender, and explores their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ersonal pronouns in the Zeku dialect mark case and number through rich inflectional changes and affixation. Meanwhile, its honorific system and the regularity of pronoun ellipsis and occurrence in discourse profoundly reflect the unique linguistic phenomena of the region.

Keywords

Zeku Dialect, Personal Pronouns, Number Category, Case Category, Pragmatic Fun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称代词作为语言中指示言语参与者(说话者、听话者、第三方)的核心封闭词类,是观察一个语言语法体系,特别是形态句法特征的绝佳窗口。其形式变化往往集中体现了该语言在数、格、性乃至人称等范畴上的表达策略。国外较早来考察人称代词的特征是 Forch·heirner (1953),他以 71 种语言为研究对象,认为有 21 种不同的人称代词系统,并对人称代词的数量范畴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描写[1]。Greenberg (1963)谈及人称代词的数与人称的共性特征时指出,所有语言都有人称代词的范畴,至少涉及三个人称及两个数[2]。且不同学者对人称代词的界定有所不同,但基本是从说话人和听话人在言语活动的角色出发,并且主要是针对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以及第三人称来进行定义,朱德熙(1982)认为“我”是说话的人自称,“你”是说话的人称听话的人,“他”是说话的人称第三者[3]。吕叔湘(2006)认为“我”代表说话的人,称为第一身;“你”代表听话的人,称为第二身;“他”代表你和我以外的人,称为第三身[4]。从各家对三个人称代词的定义可以看出,人称代词主要是用来表明说话人及其他人在交谈活动中的角色的词类。

藏语支语言,尤其是其纷繁复杂的方言,在人称代词系统上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是汉藏语言历史比较与类型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泽库话,指分布于中国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及周边地区的安多藏语方言。根据已有研究,它在语音上呈现出“轻-重型韵律模式”的特点,而非典型的声调型语言[5]。在语法层面,泽库话承袭并发展了古藏语的诸多形态句法特征,人称代词系统便是其中之一。本文以泽库话人称代词为专门研究对象,旨在系统、细致地描写其形态变化规则与句法功能等,该系统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安多藏语方言内部一致性与差异性的认识。

2. 泽库话人称代词系统

一个完整的代词系统是其语法与语用功能的载体,其核心构成要素包括人称(三身)、数以及可能存在的性等范畴。该部分内容旨在描写泽库话人称代词系统的内部结构与基本形式,厘清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指称分野,探究其数范畴的表达方式,并分析“性范畴”这一概念在该系统中的存在形态与表现特点,为理解其动态语法与语用功能奠定基础。

2.1. 泽库话中的三身代词

人称代词是语言中最基础、最稳定的指代系统之一,其核心在于“三身”的划分——即第一人称(说

话者)、第二人称(听话者)和第三人称(谈话涉及的第三方)。泽库话的三身代词系统在承袭藏语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严谨而富有内部逻辑的形态对立网络,构成了其语法体系的基石。泽库话三身代词的基本单数形式呈现出清晰的语言对应关系,同时在语音形式上保留了古藏语的显著特征。

表 1 展示了泽库话人称代词的基本独立形式:

Table 1. Personal pronouns in Zeku dialect

表 1. 泽库话人称代词

数	人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例词	泽库话	例词	泽库话	例词	泽库话
单数		ང (我)	ŋa /ŋa gɛ	ཁྱ (你)	tɕʰo/tɕə gɛ	ཁ (他) ཁ་ཚ (她)	kʰə gɛ mə gɛ
	排除式	ང་གཉིས (我俩)	ŋə hŋə ɣa	ཁྱ་གཉིས (你俩)	tɕʰə hŋə ɣa	ཁ་གཉིས (他/她俩)	kʰə hŋə ɣa
双数	包括式	འདྲ་གཉིས (咱俩)	u hŋə ɣa				
	排除式	ང་ཚ (我们)	ŋə tɕho	ཁྱ་ཚ (你们)	tɕʰə tɕho	ཁ་ཚ (他/她们)	kʰə tɕho
复数	包括式	འདྲ་ཚ (咱们)	u tɕho				

在泽库话中第一人称单数形式为 ŋa。这一形式与古藏文文献中的第一人称单数格 འ 高度一致,也广泛存在于现代安多、卫藏、康三大方言中,是原始藏缅语第一人称代词 ŋa 的忠实继承,在泽库话的语音系统中,声母 ŋ- 的稳定存在,体现了其保守的一面,除此之外泽库话中第一人称单数的表达方式还有一种 ŋa gɛ 的表述方式, -gɛ 在这个称呼里并不是单独的格助词,在很多句子中 ŋa gɛ 和 ŋa 是完全可以互换的;第二人称单数形式为 tɕʰo 或 tɕə gɛ, tɕəd (后者为敬体变体),第二人称代词的表述反而不能在所有句子里无差别交换,尤其是在问句里第二人称代词充当主语时一般用的都是 tɕʰo,而少用 tɕə gɛ。第三人称单数形式为 kʰə gɛ,这三种基本形式构成了泽库话指代系统的核心三角,其对立关系是所有语法范畴衍生的基础。这种“我-你-他”的三分格局,不仅是空间指代(对话参与者内外)的语法化,也奠定了社会关系(言谈角色)编码的起点。

2.2. 泽库话人称代词中的“性范畴”

性范畴是指与所指的自然性别有关但不一定严格等同的形式区别[6]。藏语中的第三人称单数进一步区分性别[7]。泽库话中存在指代男性的“kʰə gɛ”与指代女性的“mə gɛ”,第三人称往往不在交谈现场,用性别区分词性可以帮助识别对象,而第一第二人称在言谈现场,不言自明,这种现象体现出对自然性别的语法化编码。例句如下:

例句 1: kʰə gɛ ŋə nə wo re 他是我弟弟。

他 我 弟弟 是

例句 2: mə gɛ ŋə nə mo re 她是我妹妹。

她 我 妹妹 是

弟弟只能与人称代词 kʰə gɛ 相互搭配,而妹妹只能与表示女性的 mə gɛ 搭配。而其他双数与复数形式未见性别区分,统一使用“ŋa”“ŋə”“tɕə”“kʰə”作为两种性别表述的第三人称基件加相应的后缀词构成,因此在泽库话中“性”的区别只体现在第三人称单数的表述中,其他里并没有绝对的性别之分。

2.3. 泽库话人称代词数范畴

人称和数是语言中的核心语法范畴,其中数是人称代词一项重要的语义特征,王志敬在《现代藏语语法研究中提出》藏语人称代词的数可以分为单数和复数两种[7],然而,人称代词的数在不同语言中表

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尤其在“复数”这一概念上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例如,在仅区分单数与复数的语言中,复数表示“一个以上”;在具有单数、双数和复数的语言中,复数指“两个以上”;而在进一步区分单数、双数、少数与复数的语言中,复数则特指“多于少数”。由此可见,“复数”并非一个跨语言统一的绝对概念,其具体涵盖的范围因语言系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泽库话人称代词拥有单数、双数、复数的三元数范畴对立,双数范畴的存在是藏语许多方言(尤其是安多方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精确地区分了“两个”与“多个”的指称对象。这种三分系统在藏语方言中很有特色,多数方言已经失去了双数形式,仅保留单复数对立。泽库话双数形式的保留,可能与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保守的语言特点有关。

单数形式是数范畴的基础,指代单个个体。泽库话的单数人称代词系统包括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第二和第三人称有普通形式和敬语形式的区别。从语音形式看,单数人称代词为单音节或双音节词,结构相对简单。

双数形式指代两个个体,在泽库话中有专门的形态标记。双数的构成通常是在单数形式基础上添加特定的后缀,泽库话中不同人称的双数后缀都是相同的,在表述双数时可以不使用复数形式的后缀而直接在单数形式上加“俩” $h\eta\grave{o}\ \gamma a$,这表明在泽库话中显示双数意义是可以撇开复数形式而形成自己的形式,在有些语言当中只能加上“们”说成“我们俩/咱们俩”,其双数的表述方式仍然只是复数形式内部的一种形式,泽库话的双数表述都在表示人称的基词 + $h\eta\grave{o}\ \gamma a$ 来表示,体现了泽库话自身的特点,因此在泽库话的人称代词中单数、双数和复数有着很明确的界限。

复数形式指代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个体,是使用最广泛的非单数形式。泽库话复数形式的构成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用表示人称的词 + $t\acute{e}h\acute{o}$ 来表示。如:复数形式的语法功能最为丰富,不仅可以表示多数个体,还可以用于表达集体概念、泛指等引申意义。

具体例子如下:

- | | | |
|------------|------------------------------------------------------------------------------------------------|----------|
| 例子 3 (单数): | $\eta a\ g\acute{e}\ la\ sa\ nd\zeta o\ d\zeta i$ | 我要去拉萨。 |
| | 我 拉萨 要去 | |
| 例子 4 (单数): | $t\acute{e}\acute{o}\ g\acute{e}\ son\eta$ | 你去! |
| | 你 去 | |
| 例子 5 (单数): | $m\acute{o}\ g\acute{e}\ ka\eta\ \eta a\ wo\ ta$ | 她去哪里了? |
| | 她 哪里 去了 | |
| | $k^h\acute{o}\ g\acute{e}\ ka\eta\ \eta a\ wo\ ta$ | 他去哪里了? |
| | 他 哪里 去了 | |
| 例子 6 (双数): | $\eta\acute{o}\ h\eta\acute{o}\ \gamma a\ lo\ ma\ re$ | 我们俩是学生。 |
| | 我们俩 学生 是 | |
| | $k^h\acute{o}\ h\eta\acute{o}\ \gamma a\ go\ wo\ ta$ | 他们俩去了外面。 |
| | 他们俩 外面 去了 | |
| | $k^h\acute{o}\ h\eta\acute{o}\ \gamma a\ go\ wo\ ta$ | 她们俩去了外面。 |
| | 他们俩 外面 去了 | |
| 例子 7 (复数): | $k^h\acute{o}\ g\acute{e}\ \eta\acute{o}\ t\acute{e}h\acute{o}\ dz\acute{o}n\ h\acute{o}n\ re$ | 他是我们班长。 |
| | 他 我们 班长 是 | |
| | $k^h\acute{o}\ t\acute{e}h\acute{o}\ ts\acute{a}\eta\ ma\ dzi\ ma\ re$ | 她们都是美女。 |
| | 她们 都是 美女 是 | |

通过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泽库话在人称代词的数表述上很有规律性，如泽库话中第一人称单数 $\eta a\ ge$ ，双数 $\eta a\ h\eta a\ ya$ ，复数 $\eta a\ teho$ ，在数形式的表述中单数是零形式，双数有专门表示“两个”的统一概念，通过单数词干后接“ $h\eta a\ ya$ ”构成，复数“们”统一标记为“ $teho$ ”，这种有规律的出现能够为语言学习带来很好的逻辑呈现。

3. 泽库话人称代词语法特征

人称代词并非孤立存在，其语法价值的核心体现于两点：一是通过形态变化(即“格范畴”)来标示其在句中所承担的语义角色(如施事、受事、领属者等)；二是由此决定其在句子中可以充当何种句法成分[9]。本章将聚焦于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深入分析泽库话人称代词的格标记系统及其句法功能，从而揭示其语法结构的基本规律。

3.1. 人称代词 - 格范畴

格桑居冕在《实用藏文文法教程》中指出：“格是名词的语法范畴之一，它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表示名词、代词在句子中跟其他词语发生的种种结构关系[10]。泽库话人称代词有格的形态变化，用“格”的变体形式来表达人称代词的变化[11]。格系统反映了名词性成分在句子中的句法关系和语义角色，是藏语语法的重要特征，泽库话人称代词的格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属格和作格上，如表 2。

Table 2. Case inflection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the Zeku dialect

表 2. 泽库话人称代词的格变化

		人称		
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数	一般格	ηa 我	$teho$ 你	$kha\ ge$ 他
	属格	ηa 我的	$tehu$ 你的	$kha\ gu$ 他的
	作格	ηi	$tehi$	$kha\ gi$
双数	一般格	$\eta x\ ni\ ya$ 我俩	$teho\ ni\ ya$ 你俩	$kha\ ni\ ya$ 他/她俩
	属格	$\eta x\ ni\ ya$ 我俩的	$teho\ ni\ ya$ 你俩的	$kha\ ni\ ya$ 他/她俩的
	作格	$\eta x\ ni\ yi$	$teho\ ni\ yi$	$kha\ ni\ yi$
复数	一般格	$\eta a\ teho$ 我们	$teho\ teo$ 你们	$kha\ teo$ 他/她们
	属格	$\eta a\ tehu$ 我们的	$teho\ teu$ 你们的	$kha\ teu$ 他/她们的
	作格	$\eta a\ tehi$	$teho\ tei$	$kha\ tei$

属格和作格的变化在泽库话中是非常明显的变化，与其他方言体系相比有着自身的特色。属格表达拥有关系，在泽库话中通常标记为 $-a$ ，属格结构在泽库话中不仅表示领属关系，具格则用 $-i$ 来表示，还可以表示来源(领属格)、材料、特征等多种语义关系，体现了格标记的多功能性如： $kha\ gi\ \eta a\ cad\ ka$ (他告诉我的)， $-i$ 在这个例句里表示消息来源。

人称代词有施事格的变化。人称代词作主语或动作的执行者时与自主动词密切相关，因此一般出现自主动词后，对生命度极强的人称代词来说格的变化比较严格，比如在例 9 中对第一人称单数的出现有着明确的要求，只能出现 ηi ， ηa 或 ηa 出现在该位置都会导致原来的语句结构和语义都会发生变化。

例子 8: ηi $ya\ ke$ $t\eta i$ 我写字。 $\eta x\ ni\ yi$ $ya\ ke$ $t\eta i$ 我俩写字。
 我(具格) 字 写 我俩(作格) 字 写

例子 13: $\eta\text{ə t\text{e}h\text{i}}$ $k^h\text{ə g\text{e}}$ (业) $\eta\text{ok ni}$ 我们打了他。

我们(具) 他 打了

例子 14: $\eta\text{ə t\text{e}h\text{o}}$ $k^h\text{ə gi}$ $\eta\text{ok n\text{ə} ri}$ 我们被他打了。

我们(受) 被他(具) 打了

人称代词作宾语, 例如:

例子 15: ηa lam ni $k^h\text{ə g\text{e}}$ $t^h\text{ək ta}\eta$ ta 我在路上碰到他了。

我 路上 他 碰到了

例子 16: rman bi $t\text{e}h\text{ə g\text{e}}$ rman $t^h\text{on}\eta$ ser 医生说让你喝药。

医生 你(业) 药 喝 说

人称代词作定语, 例如:

例子 17: nde ηi a pi li ne re 这是我爸爸做的。

这 我(属格) 爸爸(具) 做 是

例子 18: $k^h\text{ə gu}$ ngo na rma rdze ηo 他的头上有疤痕

他的(属) 头上 疤痕 有

4. 泽库话人称代词的语用特征

对泽库话人称代词格范畴与句法功能的剖析, 揭示了其语言结构的内部规则。然而, 语言的生命力在于运用。在实际交际中, 人称代词的选择远非简单的语法替代, 而是交织着说话者的身份认知、对话双方的社会关系、情感态度以及语篇连贯的策略。该部分内容将从语用学视角出发, 探讨泽库话人称代词在实际使用中如何体现言者与听者的互动关系, 具体聚焦于其“排除式与包括式”的对立、“社会称代-敬语形式”的层级系统, 以及“代词语篇隐现”的动态规律。

4.1. 人称代词中的包括式与排除式

在很多人称代词系统中, 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语义-语用区分, 即“包括式”与“排除式”。这一区分指的是, 在指称“我们”这一概念时, 说话者是否将听话者包含在内。藏语泽库话的人称代词体系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区别, 为我们观察语言如何编码社会关系与对话者角色提供了典型案例。

在泽库话中, 人称代词系统具有独特的包括式与排除式区分(如表 1), 这一特征主要体现于第一人称的双数与复数形式。这种区分在交际中具有重要的语用功能。“排除式”指说话者所指的“我们”不包括听话者, 即“我及他人, 但不包括你”。相反, “包括式”则指说话者将听话者纳入同一群体, 即“我和你(及可能存在的其他人)”。

与汉语普通话的比较,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 “我们”在多数语境下可兼表包括与排除, 仅在需要特别强调包括意义时使用“咱们”。相比之下, 泽库话的 $\eta\text{ə t\text{e}h\text{o}}$ 或 $\text{u t\text{e}h\text{o}}$ 、 $\eta\text{ə h\eta\text{ə} \eta\text{a}}$ 或 $\text{u h\eta\text{ə} \eta\text{a}}$, 分工更为明确和强制, 显示了其语法化程度更为明确。在藏语内部里并非所有藏语方言都完整保留这一区别。泽库话作为安多方言的一种, 其完整的包括/排除对立体系, 可能代表了古藏语特征的保留, 对于构拟藏语人称代词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这凸显了泽库话在藏语方言研究中的特殊价值。

具体例子如下:

例子 19 (排除式): $\eta\text{ə h\eta\text{ə} \eta\text{a}}$ $t^h\text{ad pa re}$ 我们俩同意!

我们俩 同意 是

泽库话中基本不脱落，因为第三人称通常不在言谈会现场，会比第一第二更难脱落些，其稳定性也更强。

5. 结语

人称代词是代词的一种，是语法中非常重要的范畴。本研究通过对泽库话人称代词的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形态方面，泽库话人称代词类别分别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其数范畴可以分为三类(单数、双数、复数)和发达的格标记系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泽库话在第三人称中保留了性的区分，这种形态复杂性在藏语方言中较为突出。

句法方面，泽库话人称代词在 SOV 语序中承担主语、宾语、定语等多种功能。在语境明确的情况下作为代词易脱落语言，主语代词在语境明确时常被省略，而宾语代词则必须带格标记。代词在复杂句中参与关系化、补足语、状语从句等多种结构，体现了系统的句法整合能力。

语用方面，泽库话人称代词通过敬语形式等手段实现社会称代和话语组织功能，这些语用特征显示了代词在交际中的多功能性。此外泽库话作为安多方言的一种，其完整的包括/排除对立体系，可能代表了古藏语特征的保留，对于构拟藏语人称代词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这凸显了泽库话在藏语方言研究中的特殊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人称代词主要是用来明确说话人及其他人在交谈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分析泽库话人称代词的指称特征以及数的语义特征等时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

参考文献

- [1] Forchheimer, P. (1953) *The Category of Person in Language*. de Gruyter.
- [2] Greenberg, J.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Greenberg, J.H.,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MIT Press, 40-70.
- [3]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2.
- [4] 吕叔湘. 语法学习[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 [5] 武波, 江荻. 二声调语言呈现的轻重韵律模式[J]. 南开语言学刊, 2017(2): 24-31.
- [6] 刘丹青. 语法调查研究书册[M]. 第2版.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 [7] 万么加, 乌仁陶格斯. 语言类型学视角下藏语与蒙古语的人称代词[J]. 民族地区语言与艺术研究, 2025(1): 11-27.
- [8] 王志敬. 现代藏语语法研究[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9.
- [9] 关却东主. “八格”的藏语语法价值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宁: 青海师范大学, 2025.
- [10] 格桑居冕, 格桑央京. 实用藏文文法教程[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1: 4.
- [11] 才让三智, 多拉. 藏、英、汉三种语言的人称代词用法比较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32(1): 25-29.